

#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414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## 瓮中百斛金陵春

□南京关立蓉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,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晚唐大诗人杜牧清明踏青,春雨绵绵,做冷欺花,将烟困柳,凄迷纷乱,幸而前方有一杏花村,美酒盈羽觞,一振满干镞。

有一种广为流行的说法,牧童遥指的杏花村就在南京,位于今南京城西南隅,凤台山南侧。据《江南通志》记载,春秋战国时,杏花村毗邻长干里闹市区,为人烟稠密之地。南朝刘宋年间,其以出售“金陵春”佳酿闻名于世,村内酒令飞扬,酒香四溢,“到杏花村,不饮也醉人”。

相隔千年,关于杏花村的种种传说,早已化作前尘往事。只是坛坛美酒,和着诗歌的传唱,年年春来酒味浓。

南京自古以来,有书香,也有酒香。虽无大牌名酒,但与酒有关的传奇和记忆源远流长。而一杯佳酿,必为豪迈的诗人踏歌助兴。

西晋年间,文学家孙楚常到今天水西门附近的一座酒楼喝酒,酒酣之际,诗兴大发,狂饮高歌。店主索性将该酒楼更名为“孙楚酒楼”。

李白云游天下,初入长安,就从贺知章那里得到了一个响亮的称号——“谪仙人”,长安得到的美誉被他带到了金陵。他不止一次到访金陵,怀古思幽,命俦啸侣,饮酒作诗。他在凤凰台上置酒抒怀:“置酒延落景,金陵凤凰台。长波写万古,心与云俱开。”他也曾到过孙楚酒楼,着紫绮裘乌纱巾,赏月饮酒,通宵达旦,又呼朋唤友,乘着酒兴,沿秦淮河,赴石头城,拜访好友崔成甫。好友戏说他由“谪仙人”升级为“金陵酒仙人”。“酒”而能“仙”,狂放至极,飘逸无限。

李白在金陵酒肆与友人告别:“风吹柳花满店香,吴姬压酒劝客尝。金陵子弟来相送,欲行不行各尽觞。”离开金陵,乘船访友,南船正东风,北船来自绥,与友相逢江上,谈笑间,他依然记挂着金陵的酒:“堂上三千珠履客,瓮中百斛金陵春。”

王昌龄以咏叹边塞诗歌名世,开元年间,

每种花的花期都是有限的,长的数月,短的只有一天、数小时。花期短的,很容易就错过了;花期长的,也经常被我们忽略。即便再喜欢花的人,受一时一地的影响,也并不能看遍自己喜欢的花。就像我,常看朋友们拍的花开图片,常看别人文字里的花。有时,知道朋友养的花开了,和朋友离得远,不能亲自去看,也会央求朋友拍些图片发给我,略解一些无花可看的遗憾吧。

这几年,我家阳台上陆续栽了十几盆牡丹,不同的品种,花期也不相同。每年,从春分开始,十几盆牡丹花,前后要开将近一个月的时间。牡丹花好看,也娇嫩。花盛开时,既怕雨,又怕强烈的阳光。牡丹花开了,将要下雨前,我会将牡丹花盆移到雨篷下面,太阳大时,也会想办法为其遮阴。牡丹花最好看的时候,是在每天的上午,花瓣上露水将干未干的那段时间,花瓣伸展得最好,也有一种含羞的情态。春天还未到的时候,我就在看着牡丹花了,从花芽萌发,抽出嫩茎,到叶片伸展开来,再到嫩枝的顶端露出小小的花铃,看着花铃一天天膨大,萼片绽开,露出花瓣的颜色。在某一天清晨,走上阳台,忽然发现牡丹开花了。那一刻的惊喜,在意料之中,也在意料之外。

月季和蔷薇的品种太多了,我家的花盆里栽了三棵藤本月季和蔷薇,一棵藤本月季放在卧室的窗外,让它顺着窗外的护栏向楼下飘出,另外两棵藤本的月季和蔷薇放在楼上的阳台,专门为它们搭了一个格子状的铁丝网,让它们能顺着往上爬。我家月季和蔷薇的花期在五月,绵延一个多月。离我家不远,有一条从长江边延伸到市区的道路,路的两旁和中间的隔离带上,栽满了不同颜色的月季和蔷薇,花期也在初夏。开花时,很多人去看,我也会专门去几趟。小时候,村庄里一些人家的院子中也栽了月季花,而蔷薇则多是在人家的院墙外、村外的树林边,或是小溪的岸上。那时候,偶尔看到这些或粉或红的花,并不觉得稀奇,好像与月季和蔷薇的相遇,总是随意而又自然的,它们是我熟悉的花,和栀子、马蹄甲、夜来香、金银

□安徽铜陵章铜胜

任江宁县丞,寓所毗邻“十里秦淮”河畔的夫子庙桃叶渡。“映门淮水绿”,王昌龄常与文士好友宴饮赋诗,水石潺湲,风竹相吞,炉烟方袅,草木自馨。人间清旷之乐,不过如此。一首《留别岑参兄弟》流芳千古:“江城建业楼,山尽沧海头。副职守兹县,东南棹孤舟。”

大凡南京的文人,久住六朝古都,多少都沾染一点六朝气,有六朝气的人,对酒,也就有着千丝万缕的爱意。明代著名文士顾起元酒量不大,酒兴蛮高。他在《客座赘语》中,兴致勃勃地提到南京酒的各种名目,顺便带评点了各地酒的优劣短长。

直到清代,南京也还有几种自产的酒,甘熙在《白下琐言》中一一点评,饶有趣味。孝陵卫出产烧酒,那地方有酒行,清晨有商贩驮城来卖。烧酒的度数,有高低,有一种“大麦冲”,顾名思义,酒性刚烈;寻常村舍人家,冬天来了,用糯米酿封缸酒,甜腻腻,但颇有后劲儿,若在桌上敞开了喝,出了门,风吹上脸就会“迎风倒”;还有一种锅巴酒,锅巴酿造,颜色沉黑,不中看,喝起来却别有一种醇美香味。甘熙是个爱酒的人,这几种酒他都赏鉴过,所以说得头头是道,口舌生津。他还自鸣得意,家有一瓮珍藏的祖传锅巴酒,三十多年酒龄。这样的酒,需一滴一滴地品味,那不是酒,那是沉淀的时光啊!

从秦淮河畔走出的名臣邓廷桢,安徽巡抚任上,开设八箴堂,广泛招纳金陵文界名流,其中有桐派传人管同。道光八年的端午,众人一起,葡萄美酒夜光杯,或文腾藻丽,或诗耀超采,或师小令于温韦,或仿八分于李蔡,或虫书玉篆庞炎汉太学之文,或工棋善画奏李唐翰林之技……这样纯粹的酒会雅集,无论走过多少年的光阴,依然声声鼎沸。

我家住在南京锁金村,在旧时,这一代是南京郊区,附近居民至今还有自酿酒的习惯。春夏秋冬,每到薄暮时分,小巷深处,桂花酒酿、封缸酒的叫卖声,悠远飘渺,颇有几分杏花古村的味道,仔细聆听,似有穿越历史空间的遥远回声。

花一样。

木槿花还有一个让人伤感的名字“日及”。《本草纲目》上记载:“此花朝开暮落,故名日及。”老家村庄的外围,垒了一圈一米多高的土墙,土墙上栽满了木槿。土墙和木槿将村庄和村庄外面的水田、旱地和菜园隔开,也挡住了村庄里的家禽家畜,让它们不能跑去糟蹋庄稼和蔬菜。夏天,木槿花开了,站在村庄张望,总能看见深绿的木槿树上缀着粉紫或是粉红的木槿花,土墙上也落了一些枯萎的花朵。一朵木槿花只给人一天的时间看它,可那时,我并不知道今天看见的木槿花,明天就再也看不到了,只知道木槿树上的花一直在开着,开了整整一个夏天。彼时的夏天真是漫长,我以为木槿花的花期也是一样的漫长。如今看到木槿开花,再也没有年少时的随意和轻松了,公园里的湖边栽了一些木槿,散步时路过,总要朝它们看看。有些事情不知道,也许比知道了更好一些。

昙花是难得一见的花,很多人一次都没见过昙花开。我算是幸运的,在一个初夏的傍晚见过一次。那时,我还在学校读书,晚饭后,学校广播上忽然播送通知,说花房里的昙花开了。我很奇怪,一朵花开的消息怎么就值得这样广播,可还是赶去看了。赶到花房门口,那盆昙花已经被移到了一个高高的台子上,台下围了很多人,看来和我一样好奇的人还真不少。高台上的那盆昙花的花瓣刚刚开始伸展,还没有到全开的样子,我们都悄然凝神地看着,生怕惊扰了它。没过多久,昙花全开了,真是惊鸿一瞥,便令我至今难忘。昙花开的时间不过短短数小时,遇见便是一种缘分。此后,我再也没有见过昙花开了。

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比昙花开花时间短的花了,大概是有的。事实上能够看花的时间,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充裕,有时花是不等人的,有时是人没有留意到花开,错过了,也便错过了。一年中,我们错过了多少花开,可能谁也说不清楚,我始终还是羡慕那些有时间看花的人。

## 艾草绿,青团香

□广东江门王同举

母亲在世的那些年,每至清明,老家厨房的门槛都要被踩矮三寸。

土灶边上一只摆着一只豁了口的宽沿陶钵,母亲用它腌咸菜、捣蒜泥,到了清明就专门用来捶艾草。河滩刚返青那几天,母亲天不亮就喊我起身,背着竹篓牵着我往河滩赶。我跟在母亲身后,蹦蹦跳跳地踩过露水地,裤脚扫过草丛,沾满草渣子。

母亲蹲下身子,忙着掐艾草,还不忘示范给我看:“用手指甲轻轻掐下叶尖,带白霜的才嫩。”我贪心,专挑大片的揪,经常连根带泥一把拔起,却被母亲一巴掌拍掉:“败家子呢!采艾草要留点根,明年还能发新芽。”竹篓还没装满,隔壁王阿婆拎着镰刀过来,用两捆春笋换走了半篓艾叶。

掐下来的艾草要用水一遍遍地冲洗干净,然后放在院子里晾一会。晾干后的艾草味涩,还要焯水。母亲把焯水后的艾草一层层地铺在大瓷盆里,用手掌使劲揉搓,渗出的青汁溅到粗布围裙上,留下了斑斑点点的绿。我也在一旁打下手,用纱布裹上几束艾草使劲儿拧,绿汤顺着指缝往下淌,两只手都染上了汁液,顿时有种清凉的感觉漫上心间。“多拧两遍,蒸出来才碧清。”母亲告诉我说。后来,我在县城图书馆翻到一本破旧的《随园食单》,泛黄的书页上写着“捣青草为汁”,突然想起那段被艾汁染绿的时光。

做青团的馅料比较讲究,倒比豆沙还要金贵。王阿婆送的春笋要切成骰子丁,腊肉得选肥三瘦七的。案板“咣咣”响一下午,母亲才把腊肉剁成了肉糜。我偷吃炒好了的馅料,舌尖刚尝到油香,后脑勺就挨了一记锅铲:“祭祖的团子也敢偷嘴!”母亲嘴上骂得凶,转身却把边角料捏成小团,塞进我嘴里当零食。

包好的青团放进蒸笼里,往灶里添柴,用猛火蒸。不一会儿,青团就熟了。蒸笼盖一揭,水珠子“噼里啪啦”落下。母亲用豁牙的剪刀剪粽叶,一小片粽叶托着一个圆滚滚的青团。头锅六个青团被码得齐齐整整的,供奉在祖宗牌位前。我跪在蒲团上偷瞄供桌,青绿的汁液从青团开裂处渗出来,看得我直咽口水。

“送去给刘老爹。”母亲往我怀里塞个搪瓷缸,盖子用麻绳捆了三道。瘸腿的刘老爹是个孤老头,家住在村尾,门框上还贴着褪色的“五保户”。他哆哆嗦嗦地解开绳子,咧着嘴笑了。临走时,刘老爹硬往我兜里塞了一把炒南瓜子——带着浓重的草烟味儿。

去年清明,看见包装精美的青团躺在超市的冷柜里,塑料壳上还凝着冰碴。我买了几盒回家,咬开豆沙馅,甜得人舌根发苦。

我尝试自己动手做青团,翻出陶钵,用网上买的艾草粉怎么都和发灰。跟儿时玩伴视频请教时,他正在院里劈柴,看着沾了一脸面粉的我大笑不止:“现在都用电磨打浆,其实拿柴刀捶的才够味……”没几天,他寄来一个包裹,里头包着一捆陈艾草,皱巴巴的烟盒纸上潦草写着一行字:“晒足三年的才带劲,拿你泡的蛇胆酒来换。”我将重新包好的青团蒸上,氤氲水汽模糊了窗玻璃,灶台裂缝里仿佛又渗出青汁,混着早烟渣、柴火灰,在我眼前晕成了一团青雾,久不散去。

父亲生前喜欢竹子。二十多年前,父亲从邻村一好友家移来一些竹根子栽植在老宅子的后面,仅仅几年工夫,便繁衍成一片,长成的竹子有手指粗的、有膀子粗的,有的长到了七八米高,全都修直挺拔,亭亭玉立。每逢夏季,竹林上枝叶茂盛,犹如一顶碧绿色的华盖,遮住火辣辣的阳光,在竹林下面投下了一片阴凉。

那年春天,我们商定拆掉老宅重建新房。垫屋基时老三想刨去这些竹子,嫌施工时砌墙搭脚手架和堆放建筑材料碍事,新房建成后还会遮挡阳光。我们征求父亲意见时,父亲抽着烟,默默地沉思了一会:“留下吧,砍掉怪可惜的,你们母亲在世时,就喜欢看一群鸡子在竹林里转悠找虫子。”

半年后,房子建好了。回老家看望父亲时,他领着我挨个看房间,东北角房间窗外紧贴着竹林,父亲说:“这个房间以后你回来住,你看,推开窗子满眼绿色,摆着张书桌,你读读书、写写文章,听听鸟叫,多好的环境。”

那时父亲八十二岁,身体硬朗,说话干脆,有时骑着自行车赶集还帮着邻居买菜。那时我盘算着过一阵子为父亲买把躺椅,摆放在竹林下,在春天的午后、夏日的清晨或秋天的黄昏,扶着父亲躺在椅子上,为他泡杯热茶,陪着他拉拉家常,一起回忆过去,回忆母亲……

搬进新房后正好是春节。节日里,父亲神秘地将我带到厨房,从门后拿出几根粗大、新鲜的竹笋,告诉我这是前两天刚挖出的,肉丝炒笋丝鲜嫩好吃着呢。那个春节,我们兄弟姐妹齐聚在老家,陪伴在父亲的身旁,其乐融融,大家庭沉浸在团圆、温馨、欢乐的氛围里。

第二年初夏,父亲突然觉得浑身乏力,咳嗽厉害,后来便长时间地住进了医院。父亲住院期间,我买回一副竹制的躺椅,期盼着父亲早日出院,期盼着父亲悠闲地躺在竹林下的躺椅上,拉着我的手唠家长里短,可没想到仅仅三个多月后父亲就离开了我们。

前不久回到老家,晚上推开窗子,夜幕下繁星点点,朗朗的月光映照在竹林的枝叶上,竹影婆娑,晚风轻拂,竹梢上枝叶摩擦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,好像父亲轻声的叮咛和嘱咐。柔和、缥缈的月色里,我的眼前浮现父亲里外忙碌的身影、父亲的音容笑貌,清冷的泪水止不住地沿着脸颊流淌。

□响水董青青

## 看花的时间